

打扫干净，用褥子铺垫在书下面，然后端坐好再看书。有时候条件所限，不能端坐着看，必须边走边读时，那就把书放在一块专用的方木板上再读，我从来不敢直接用手捧着书看。这不只是担心手汗会浸到书页里，也防止磨损订书页的线。每看完一页，就用右手大拇指的侧边贴着书页的边缘，再用食指与大拇指相配合小心的捻起书页，这样翻页就不会久而久之把纸揉皱了。我常看到你们晚辈翻书时直接用手指撮起书页，这不合我爱书的心意。现在佛教与道教的信徒都还知道尊敬他们的经书，我们儒生怎么能反而不如他们呢？你要记住我的话。

从司马光的自述中，我们知道他爱书、敬书。虽然古代书籍与现代书籍相比，装订方法、纸张材质，保管方法都有变化，但他这种珍惜书籍的精神与优秀品行却是可以传至后世，成为榜样的。而且从他的话中，我们还知道古代的佛、道二教的人都非常尊敬经书。我们当今的修炼者，更是一定要尊敬、珍惜大法经书，这不仅是传承中华的传统文化，更是对神佛的敬仰。

资料来源：宋朝费衎《梁溪漫志》

正见周刊



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

第 891 期

2019年9月17日

目 录

正见新闻

- 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 /3
 中秋心语 纽约法轮功旗阵 学员感谢师尊 /4
 纽约时代广场上大炼功 法轮功引人注目 /4
 大西洋城“庆祝美国”游行 法轮功队震撼观众 /4
 学员在罗马尼亚布兰市传播法轮功真相 /5
 丹麦霍森斯市民众在健康博览会喜闻法轮功 5
 嘉义法轮功学员在景点炼功讲真相 /6
 悉尼越南社区庆中秋活动 人们喜欢法轮功 /6
 密西根特洛伊市长：法轮大法会给全世界都带来了美好 /7

神奇经历

医生：只有神仙能救你 /7

修炼故事

中秋谢师恩 掉队的鸟儿归了队 /8
 记修炼中的二三事 /10

修炼体悟

警惕邪党风格的绘画 /13
 看似很正的念其实是漏 /21
 惊：四十天路走了四十年! /23
 时间都去哪了 /24
 “洗净”（五）——回首修炼路 /25
 对投稿的一点认识 /32
 坏事变好事 /33

古风悠悠

司马光珍惜书籍 /35

的标准都达不到，更别说达到更高层次神的标准了。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重视、甚至认为无所谓，那导致的结果一定会被邪恶的因素钻空子，从而被干扰、被迫害。我这次的车祸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其实在大法弟子这么多年的反迫害中，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教训太深刻了。

在这方面我们是该清醒了！如果真有什么项目需要出去配合，那我们可以坐公交或其它公共交通工具都是可以的。

最后衷心的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一定要重视、要引以为戒。

以上是自己近来的一些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古风悠悠

司马光珍惜书籍

德惠

中国北宋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以珍惜书籍而出名。下面我就讲讲司马光是如何珍惜书籍的。

司马光在洛阳置了一所庭园，起名“独乐园”，里面有他的“读书堂”，其中有他收集的万余卷文史书籍。司马光每天早晚常常阅读这些书，然而即使读了几十年，这些书看上去都很新，如同从没用手触摸过似的。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司马光曾经对他的儿子司马康（字“公休”）说：商人们爱收藏钱财宝物，我们儒生所收藏，视之为珍宝的，只有这些书籍了。我们应当知道怎样爱惜它们。我每年在夏季三伏天的头伏到九九重阳节这段期间，凡是遇到天气晴朗的日子，就把几案放在对着太阳的地方，将那些书斜侧着放在上面，使阳光能晒穿装订书页的线（中国古代都是线装书）。这样做虽然花费时间很长，但书籍都会因此延长寿命。至于看书，必然先把书桌几案

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于是自己就向内找，无条件的、认认真真的找，一定要把这次的坏事变成好事。结果找出许多的人心与执着，同时在教训中自己的心性也得到了升华和提高。

归纳起来这次车祸我有三方面的收获：

1、车祸后我被叫到了警察局，我没有跟警察、也没有跟司机发生任何的争执，更没有跟司机去争辩对与错。司机说要赔他三千铢，我也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修炼人是不能跟常人争的，只要你一争，你那时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因为常人有人标准、有常人的理；修炼人是有更高层的理来要求的。常人要多少钱，那绝不会是信口开河的，一定是有原因的，很可能就是在历史上欠他的，也可能就是这样的安排，就是用这种形式把它还了。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修炼人绝不可能欠着债去圆满吧！

2、我开摩托车是无证驾驶，我骑车半年多了曼谷警察从来没查过，就是在这次车祸中警察也不问有没有驾驶证，问题处理完了就把车还给我，让我骑回去了。尽管如此，我悟到作为修炼人，我们是有高标准要求的：毕竟常人社会是有那个规定，无证是不能驾驶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修炼人如果不能按照规定去做，就是没有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那么旧势力一定会钻这方面的空子。悟到这些后，我马上把摩托车处理了，彻底杜绝了以后在这方面的麻烦。

3、这第三件事也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把握同修男女之间的事。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男女授受不亲之说。作为修炼人我们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虽然我们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修炼，有证实法救度众生的项目需要配合，可能就有男女之间的接触，这就看我们如何按照大法的要求去把握了。

比如我出的这次车祸，我悟到，我和女同修（夫妻除外）坐摩托车去办事就不合适。尽管我们不会往邪处想，但因为这种近距离接触的行为，已经是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了。甚至连人

正见新闻

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

中秋之际，世界各地大法学员和明白真相的世人纷纷以真诚的祝福、精美的贺卡与歌词诗赋等形式感恩师尊的教导和慈悲救度，诚心敬祝李大师中秋节快乐！



中秋心语 纽约法轮功旗阵 学员感谢师尊



八月十五是全球华人阖家团聚、共同欢庆的美好节日。中秋月明，纽约旗阵法轮功学员回顾得法修炼的经历，倾诉心中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和祝愿——“师父谢谢您，恭祝您中秋快乐！”

纽约时代广场上大炼功 法轮功引人注目



8日风和日丽，在纽约著名景点、世界的十字路口——曼哈顿42街时代广场（Times Square）出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约百名中西法轮功学员炼功弘法。五套功法下来，历时两小时，吸引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目光，他们纷纷举起相机拍照，停下脚步了解。

炼功弘法活动的联系人阿米尔·塔拉伊（Amir Talai）表示，法轮功弘扬全世界，不仅中国人学，世界各地不同的族裔都在修炼，该活动是让全世界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的美好，看到法轮功在全世界洪传，中共说的都是谎言。

大西洋城“庆祝美国”游行 法轮功队震撼观众



第一届“庆祝美国游行”7日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著名的景点——“海滨木板大道”（Broadwalk）上举行，花车和乐队纷纷亮相，法轮大法腰鼓

著，修炼这么多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感悟，为什么不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呢？如果你的文章能够给别人以启迪不也是在帮助别人提高吗？而且我悟到很多时候哪怕是三言两语的话也很可能是我们某一世对某个问题看法的结晶，在这最后由我们把它写出来，这也是我们誓约的一部分必须兑现。

写完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是否发表，这里去的基本就是欢喜心和显示心了。以我本人为例，文章发表了，一开始是有些沾沾自喜的，还去统计一共发表了多少，生怕别人不知道，到最后吃了大亏。好在后来还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努力修去它，现在发不发表都很平静，而且我悟到无论自己发表了多少，都是在大法的修炼中得来的，法是根本，是水，我是鱼，我是在证实法，而不是证实自己。文章发表的多不见得就是自己修得有多高，只是自己证实法的方式主要体现在这种形式上，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仅仅是在某个层次中的认识而已。文章发表得少或者是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而实际上比我修的好的人大有人在，自己以前的一些所作所为不单单是一个欢喜心的问题而是接近于自心生魔了，因为我已经不自觉的把大法放到次要位置上，把自己的所谓“写作成绩”放到重要位置上去了，这和师父讲的一些人把自己的功能放到重要位置上有什么区别呢？

大法的内涵洪微至极，我们无论谁，无论证悟到什么，证悟了多少都是沧海一粟而已，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坏事变好事

泰国大法弟子

今年8月份，我骑着摩托车带着一位女同修去办事，结果出了车祸，被小汽车给撞了。我没什么事，只是被罚了三千铢。而那位女同修撞得也不是特别严重。

这次出现的车祸，使我悟到：作为修炼人，绝对不会有偶然的事情出现。师父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

因为这毕竟取决于自己所达到的境界。但我相信，随着境界的提高，正念与能量的强大，那点东西很快就会解体的无影无踪。没有色欲的干扰，心境是清净的，曾经被色欲干扰时那些不平静的复杂感受一概都没有了，好像那一切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我知道，旧势力在历史上针对我在这方便处心积虑的邪恶安排，已经灰飞烟灭了。

清除色欲的过程也是大法修炼者正一切不正之因素、救度众生的一个方面，只是每个人经历的具体过程各不相同，走的有快有慢，做的好或不够好。对不同的宇宙体系来说，这些不同的具体过程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影响。正法是严格无情的，何时达到何种进程是不可延迟的，大法修炼者该修掉人心的时候如果没有将其及时修掉，可能就会导致对应的某些天体中的众生因为没有达到应有的标准而被正法淘汰。我不禁再次想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使我深感不安：我在被色欲干扰着，迟迟不能将其清除的那些时候，是否造成了众多生命的淘汰？如果没有生命被淘汰，那当然最好；如果有生命被淘汰，那不是太遗憾了吗？无论怎样，旧势力干扰造成的损失也好，其它原因也好，我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因为我是带着救度所有我该救度的众生的使命来的，就应该使他们获得救度。因为自己在修炼过程中没有修好而使本该得救的众生被毁，那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也是难以想象的罪责！

对投稿的一点认识

清风

证实法是每一位大法弟子的职责，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写证实法文章向大法网站投稿是其中之一，这本身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

首先能够提起笔来写就是一个突破自己固有观念的过程，一些同修有我写的不好，我不行之类的想法，其实这些想法并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也是一种执著，而修炼本身就是要去执

队带去中国传统的腰鼓表演，炼功队展示舒缓祥和的法轮功功法，轰动全场。

当地居民和游客见到法轮功方阵非常惊喜和激动，有的高喊“法轮大法”，有的欢呼“我爱你们”，有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学功，气氛达到最高潮。

学员在罗马尼亚布兰市传播法轮功真相



2019年9月7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的旅游景点布兰城堡附近的布兰市，向民众介绍功法，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二十年的事实，同时征签呼吁制止中共迫害。

一位很和善的女士得知真相后，对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非常同情，她说：“我愿意来签名，甚至来签一百次！”

丹麦霍森斯市民众在健康博览会喜闻法轮功



二零一九年九月七日，丹麦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霍森斯市（Horsens）参加健康博览会。霍森斯市位于丹麦日德兰半岛中部，是一座环境优美的城镇。在博览会里，法轮功学员遇到不少有缘人，他们想深入了解法轮功和现场学功。

不少参展商也过来了解法轮功并拿了真相资料，了解什么是法轮功，附近多个展位的参展商感受到法轮功展位很强的能量场。主办方卡恩（Karen）的助理依乐瑟（Else）女士现场学功，并

表示：“我想我要安排时间学法轮功。”一位展位相邻的参展商说：“很高兴和你们做邻居，我感到很舒服。”

学员在博览会期间举办免费讲座（Workshop），介绍法轮功和教功，有不少有缘人到场学功。一位年轻女士认真学完功法后，记下远在另一个城市炼功点的地址。

嘉义法轮功学员在景点炼功讲真相



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自二零一八年底至今，每个星期六利用人潮汇聚的傍晚时刻，在嘉义市文化公园、香湖公园、运动公园及近郊的仁义潭风景区集体炼功，向游客介绍功法，并揭露中共迫害。祥和的炼功音乐中，许多市民看到学员优雅舒畅的炼功动作，走过来观看，拿取资料，许多游客感受了功法美好，自然的加入炼功行列，学员则热心教功。大法的美好传扬嘉义各景点。

悉尼越南社区庆中秋活动 人们喜欢法轮功



二零一九年九月八日，澳大利亚悉尼卡市（Cabramatta）举办了澳洲越南社区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佳节庆祝活动，吸引成千上万人前来。法轮功学员应邀前来设立了摊位，向当地居民传播大法的美好和真相。

不少民众表示，他们赞赏法轮大法团体；并祝愿李洪志师父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

法轮大法展位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有的观看学员的功法展示。有的跟学员交谈。他们中有的早已听说过法轮功，对真相也有所了解；也有的家人在修炼法轮功，特地到大法李洪志

着改变成为正念或神念，因为人心真正的改变来自于对法的认识与同化，而强制本身对这一点没有任何帮助和意义。我能够把色欲败物修掉，是因为我努力的在法上修，师尊为我进行本质的净化，与旧势力的强制安排没有任何关系。

这篇稿子其实一年前就已经写完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修炼状态不断的改变着，越来越觉的原来的稿子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自己改变后的状态。此稿最初成文的时候，虽然色欲对我的干扰已经特别弱了，但其清理的成度与现在相比还是差的很远。当时就感觉那东西去的还不够干净，状态也不够好，所以就将稿子放下了，很久没动。几个月前，开始把它改写，改到很大一部份的时候又停下了，感觉还是没到写这篇文章应有的状态。几天前再看以前写下的内容，发现那种状态下的表达内容与方式，和现在状态下所想差距很大，连语言读来都感觉有点生硬。于是全部删除，从新再写。如此彻底的改动，是我以前写交流文章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这应该是我心性变化的一个直接的反映。

一年前我想到过给这篇稿子定一个类似于“清除色欲”这样的副标题，但是想想，我这儿色欲的东西并没清理干净啊，“清除色欲”也只能说是一个目标和标准，与现实情况很不相符，于是转念把副标题改为“搏击色欲”。当时色欲对我的干扰还比较明显，我还时不时的发现有色欲的东西在往自己的意识里反映，便集中精力排斥，过些时间变换花样又冒出来，再排斥，还是处在和色欲搏击的状态中，只是邪灵败物很弱，比较容易击破。“搏击色欲”，其实听起来好像还是没有十足的信心和勇气认定自己能够把那些东西彻底去掉。我当时就意识到了自己这种心态。

那么现在呢？我已经把色欲彻底的修干净了吗？内视自己，发现还是没有，还有那么一点点残存，只是极少、极弱，好像是那么一点模糊的影子或记忆。可这模糊的影子也是要尽快清洗掉的，只不过是想要今天一下子做到，看来也不可能，

宇宙生命为私的本性来的那么深。

当色欲心的干扰大势已去的时候，我更清楚地意识到，其实以前很多事情都是在色欲的带动下而做的，如果没有色欲的带动，或者主意识有效的抑制住了色欲心，多数这样的事情根本连想都不会去想，更不会去做。比如，喜欢反复看某部电影，不是因为电影本身有多好，也不是出于完善英语的需要，而是因为自己觉的主角相貌很出众，接近自己“完美”相貌的观念，所以喜欢看，有“动力”去看，实质上这种审美倾向与行为是受色欲心直接驱动的结果，那“动力”本身就来自于色欲，而不是来自于自己。色欲心去掉之后，那种“动力”也就不见了，想都不去想了。西方人没有被旧势力糟蹋到丑陋的地步，有少数人甚至于相貌很美，身材也高大，再加上这些人多数内心都比较单纯，所以我就尤其觉的好看。偶尔见到这样的人，忍不住就要多看两眼，感叹其美貌，但同时也会立刻意识到色欲心又在作怪了，于是赶快排斥、清除它。再比如，我在衣着上要求一直很苛刻，虽然从不过问名牌和高档服饰，但不能得体的彰显优雅、阳刚男人气质的，绝对不穿不戴，因此可买的衣服极少。男人当然要穿的像个男人的样子，但是过于注重的话，其实已经是执着了，就难免掺杂色欲心或其它人心。类似的情况下，色欲的带动是很微妙的，不易察觉。

我曾经被邪恶非法关押，在我看来，原因之一就是旧势力认为我在色欲方面没修好，于是用那种强制的手段对我。“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的太凶、太厉害啦。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看来旧势力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是不是？在那样严酷环境下看你还咋样。”（《各地讲法五》〈二零零四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对旧势力来说，非强制的办法它们也不会。师尊说：“强制改变不了人心”（《精進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的理解是：其一，强制不会使修炼人在法上的坚定正念动摇或改变，蜕变为常人的入念，因为强制触及不到修炼者对法的理性认识；其二，强制也不会使人心和执

师父表达节日问候。李（Le Thi Lan Anh）女士是其中之一。她说：“借中秋节之际，我想向李洪志师父致以问候，祝师父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

密西根特洛伊市长：法轮大法会给全世界都带来了美好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二日至九月十五日，美国密西根州大底特律地区的特洛伊市（City of Troy）举办了第五十届特洛伊市家庭狂欢节（Troy Family Daze Festival）。估计超过两万五千人参加了为期四天的活动，其中包括超过五十个社区团体的参与。星期六下午，法轮功团体第三次应邀参加了特洛伊市家庭狂欢节中的“国际日”帐篷内的表演活动。随着舒缓的炼功音乐，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

特洛伊市长丹尼·斯莱特（Dane Slater）表示，特洛伊家庭狂欢节让整个社区的人都能彼此了解各自民族的文化，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谈到法轮功的功法演示时，他说：“他们的功法演示让我感觉好极了。我太太也深有同感，这（法轮大法）会给全世界都带来了美好。”

神奇经历

医生：只有神仙能救你

云南大法弟子

我侄儿车祸大难不死，完全是李洪志师父的慈悲呵护，是一人炼功全家受益的范例。

我和姐姐都修法轮大法，我的侄儿不修大法，但是他曾经看过《转法轮》。2013年过年前，朋友相约侄儿去农村吃“杀

猪饭”（这是当地风俗，过年杀猪都要请亲朋好友吃饭），去时乘朋友的车，吃完饭回来时改骑朋友的电动车，回来的路上由于走的是乡村车路，加上喝了酒，神智不十分清楚，又是走夜路，车又骑的很快，朋友的小车跟在后，在一个拐弯处突然撞上了一棵大树，由于车速很快又被反弹往后摔倒，头正好碰在一块石头上，当时就不省人事了，送到当地县医院，由于伤势太重，立即转送省城大医院抢救。

经医院检查诊断，侄儿口腔、鼻腔、耳朵、眼眶到处出血，脑袋肿的变形，有一个蓝球那么大。医院医生检查完后来告诉家人诊断：“颅脑外伤昏迷”，多处软组织伤、右腿骨折。并且无望的说：伤者的头骨损毁碎片的就像足球一样，像他这情况，只有神仙才能救他了。医生这句话提醒了我们，突然想起求师父救救侄儿。侄儿手术时我们在手术室外面、侄儿送进重症监护室后，我们在外面不断的对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求师父保佑侄儿。

每天允许家人进重症监护室去探视一次，十多分钟，我和姐姐就对着他的耳朵对他说：求师父救救他，再给他一次生命的机会，并且对着他背师父的《论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昏迷了一个星期后的侄儿终于苏醒过来了。半个月后，侄儿就痊愈出院了，连右腿骨折都恢复了，而是自己走出医院的。医生都惊叹的说：真是奇迹！

修炼故事

中秋谢师恩 掉队的鸟儿归了队

大陆大法弟子

我们夫妻俩九七年接触过大法，但没真正修炼，中共迫害大法后，因为怕心我们放弃了大法，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中争斗斗，在名利情中造了不少业。为了寻找精神寄托，我皈依

众生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们的肉身虽然很弱，但却是极其珍贵的。人的副元神、各种低级低灵的东西都想控制、利用这个身体。可这个肉身存在的真正目地和意义可不是给它们利用的，而是作为人的真我在这个空间的载体，使人在这个迷的尘世中能够通过修炼返本归真。对于大法弟子而言，我们这个人身是为修炼和助师正法而用的，而且被师尊净化与演化了，很大成度上已被高能量物质转化，直接与正法相连，并关系到自身对应的宇宙众生能否得救的问题，怎么可以任由邪恶的东西控制摆布？那不是耻辱吗？师尊在看着这一切，空间中挤满了的众神的眼睛、自己对应的宇宙中无量的众生，都在看着这一切，看着这个承担着神圣使命的修炼人被如此低级肮脏的败物干扰、带动着，这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啊？！多么严肃、多么可怕！这也是迷中修的一个难度。如果无数众神、众生盯着的眼睛都实实在在的显现出来，那真是打死也不敢去随着色欲的带动而胡来！

“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的太凶、太厉害啦。”（《二零零四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想，我的确是过了一个“死关”，是从修炼的第一天开始，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魔炼，一天天、一步步走过来的。走过来之后，回首看去，自己前后实质的变化，历历在目，别有一番感慨。当然，这是单单修色欲心而做不到的，因为这是各方面心性整体提高之后达到的状态。

所以说，色欲心对我的干扰不是突然一夜之间就清理干净了，而是在很长时间的“拉锯战”过程中，逐渐变弱的。那真是“拉锯战”，表面上看起来也许挺平静的，但在意识中却是正与邪的较量。败物在较量中被损耗、灭除着，常常是每天都能感觉到它在化掉、消减，而且清除的速度越来越快，后来就近乎销声匿迹了。如果把色欲败物比作洋葱，那这洋葱究竟剥掉了多少层，根本都数不清。因为是低层空间的沾染附着到我们身上的东西，所以这个“洋葱”是没有根子的，远远不像旧

飘乎、亢奋的感觉，让人感到舒服甚至神魂颠倒，这是极有诱惑力的，人很难抵御，因此而迷恋、追求、享受这种所谓“销魂”的感觉。再加上情对人无处、无时不在的带动和控制，人就更是无力分辨了。正是因为这个，人类才会在神的控制下使后代得以繁衍；当然，魔也利用这种快感和欲望来控制人，加速着人的堕落与败坏。

对修炼人而言，这种感觉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而且是旧势力设下的一个极有蛊惑力的诱饵和陷阱！“因为它不是你。真正的你是清淨的，都是后天污染的东西，所以才要把它修掉、抛弃，这就是在排斥它。”（《欧洲法会讲法》）人的真我（主元神）穿上肉身这件衣服存在于这个迷的尘世之后，就错把这件“衣服”当成了自己，把这件衣服的感受当成了自己所喜、所恶。主意识分辨不清，享受着那种感觉的时候，就已经错把这个当成了自己的追求，以为是自己在享受，实际上却是把身体交给邪恶的低灵在摆布、污染与损耗。

人的身体真是太弱了，什么生命都能控制它，而且谁控制它，它就跟谁走。有的同修看到旧势力在一些大法弟子空间场中布下了复杂的色欲机制，低层邪灵利用各种手段刺激、膨胀他们的色心和欲望，目的是险恶的，是为了将修炼者毁掉。当然，这也只是邪恶生命的一厢情愿而已，真正的修炼者怎么会被它们那些宇宙垃圾毁掉呢？但是，主意识能否识破这一切，不去迷恋身体的那种感受，能否主宰自己的身体，不中旧势力的圈套，用足够的正念否定、灭除旧势力那一套东西，就是极其关键的。能否做到，直接取决于修炼者所达到的境界与层次，有足够的能量，才能把那些东西抑制住，才能把它们化掉。

在被色欲干扰的那些时候，我不得不看到并承认，我的主意识还是没有我希望和想象的那么强大，连那点败物都迟迟修不掉！其实，在无边的佛法中修，那点低灵的东西什么都不是，可是一旦主意识不够决断，对那种“迷魂”的感觉有半点贪恋，那东西就难去。严格的说，这种贪恋或放任是对自己和

了佛教，虔诚的拜佛求佛，身心不但没有得到解脱，还求来了一身的怪病，先是头上生了蛇盘疮，遭的那个罪，都有点不想活了的念头，多方治疗也根除不了。这期间，有大法弟子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根本听不进去。

后来病情发展的越来越重，到最后意识模糊，谁也不认识了，五十几岁像七十几岁的人。在医院期间人都说丈夫是在陪伴他的母亲。生活都不能自理，什么都得丈夫帮助。经过北京、省城大医院专家会诊诊断为：小脑萎缩、帕金森综合症，国内外没有治好的先例，一刻也离不了药，一顿不吃药也不行，医生说这种情况最多活一至三年。

丈夫知道后，承受达到了极限，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在省城医院打电话给亲戚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告诉他：你们赶快念九字吉言，丈夫当天晚上就和我一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晚上，我俩同时做梦，梦见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清理出很多不好的灵体。

出院回家后，大法弟子告诉我只有大法能救你，我就向她提出我要学法轮功，她给我请来大法书和师父讲法录像。并常有大法弟子在我家学法。

感谢师父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学员。我现在每天读《转法轮》或看师父讲法录像，身体在发生着变化，生活能自理了，头脑清醒了，还能干一些家务活了。学法炼功一个月左右，我把每天必吃的几样很贵的药，全部扔掉。一开始丈夫不放心，晚上起来好几遍看我。原来吃药都睡不着的我，不吃药反而睡的很香甜，我学法八个多月以来，师父一直看护着我，到时间师父就叫我起床发正念、炼功，每天睡四、五个小时精力充沛，一点不困。

丈夫看到大法的超常和神奇，非常支持我修炼，家里的一切都是他操心。他经常督促我学法炼功。他自己也和我一起学法，不知不觉他的高血糖也正常了。

我们夫妻俩无限感恩师父，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师

父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中秋节快到了，我们全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节日快乐！

丈夫带着感恩师父和敬重师父的心，真诚画下一幅幅画，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感恩师父传大法，感谢师父慈悲救度！

感谢师父不落下我们这对掉队的鸟儿，我们也要归队了，跟师父回我们真正的家园。

（编者注：对不起，请作者再寄一次画，我们没有收到。）

记修炼中的二三事

大陆大法弟子

2003年3月，西安市国安局非法绑架了我。将我拘禁在一个宾馆的二楼上，他们轮番审问我，让我讲出大法资料的来源，他们有的唱白脸，有的唱红脸，软硬兼施，几天过去他们没有收获，气急败坏，这时来了一个处长，问了几句，上前揪着我头发往墙上撞，不知撞了多长时间，我的上牙被撞活动了，脸和嘴整个都是木的，一个上牙给撞掉了。

国安又非法判我两年劳教，将我送到西安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恶劣的环境中，我被撞松动的牙，不能咬东西，不能吃饭，天天疼，十分痛苦，白天干活，晚上疼的睡不着觉。我就想把撞松动的牙给拔了，因为牙根太深，几次拔都不成功。一天晚上两三点钟，我躺在床上努力回想背师父在《转法轮》中第七讲的讲法：“我在齐齐哈尔办班时，看到街上摆摊的有一个人给人拔牙。一看这人就是南方来的，不象东北人的装束。来者不拒，谁来他都给拔，牙拔出那么一堆来。他给人拔牙不是目地，卖他的药水是目地。那药水发出很浓烈的黄气。拔牙时，把药水瓶盖打开，从外面隔着腮帮子对着坏牙，让人嘬几口黄药水的气，药水都没怎么消耗，盖起来放那儿。从兜里摸出一根火柴棍来，一边讲着他的药，一边拿火柴棍对着牙一拨拉，牙就下来了，也不痛，带一点血丝，也不出血。大家想，

步！地狱里的鬼转生出来，披着人皮搞出那些变异、邪恶的东西，阴阳反背愈演愈烈，搞的一些人都不像人样了。这种环境也是旧势力把炼丹炉的火烧的更旺，加大对我们的考验难度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在人这，耳听目睹，这社会上什么肮脏的东西你都看到了、你都听到过了。”（《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听到、看到之后就会在脑子里反映，虽然知道要排斥，也有心要排斥，但往往经受不住色欲的诱惑，没有足够的正念将其抑制，常常是半推半就，最后就是在其控制下去做损耗精血之气的傻事。

我对色欲很警觉，当它有一点点苗头的时候，就会意识到，但在与其较量的过程中，许多年来都常常吃败仗。关没过好，深感懊悔，告诫自己以后要做好，而且也感觉自己会做好。为什么突然间会这么自信呢？其实不是因为自己的正念强大起来了，也不是因为那些败物被清除了，而是因为另外空间的低灵得到了满足，暂时不干扰控制这个身体了。过一段时间，低灵再来侵扰，常常又是招架不住。状态正常的时候，想着一定要用正念抑制那些污浊的念头，可是被色欲干扰的厉害的时候，正念都很难出来了。这样反反复复之后，色欲败物倒是明显的在减弱，但还是顽固的存在着，没有实质的清除掉，有时候还能够控制这个身体。我因此而对自己感到很失望，不得不问自己：怎么就被这低灵的东西干扰成这个样子？连这点东西都去不干净，还怎么精进啊？难道要因为这个而毁在这里不成？由此而形成了对色欲的恐惧，产生了另外的执着。我知道这种害怕色欲的心是旧势力的另外一个圈套，不能掉进去，但是心情确实难免有些沉重。

我发现，人被色欲干扰控制的原因，在人这里看，说来也很简单，就是人识不破、跳不出身体内的那种反应和感觉，如此而已。如果色欲给人带来的是痛苦和煎熬，人会对其避而远之，绝不会去追求它，当然也就无色无欲可言了。恰恰相反，在色欲对人起作用的时刻，人体内产生的不是痛苦，而是令人

除怕心以外，旧势力还给我强加了另外一个曾经很顽固的东西——色欲心。

“我说旧势力的干扰，你们想没想过？这也是这种牵制的因素啊！旧势力、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的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的最重。”（《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正是因为旧势力把色这个东西看的最重，并且摆不正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所以它们才不遗余力的几乎给每一个大法修炼者都在这方面设下了极大的难度。从我自身，从身边的同修那里，从同修关于修色欲心的交流文章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旧势力强加的这个东西是很邪恶的，有着极大的破坏力。有的同修把握不好，结果被邪恶绑架迫害，或遭遇严重病业，经受很大的魔难，甚至被旧势力夺走人身。在法上认清这一切，尽快清除色欲干扰，识破并解体旧势力那套险恶的安排，以纯净的真我履行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真是极其关键、极其严肃的，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必须要做到的。

我可能生来就带有自己在历史上修炼的一些因素（有认识我的同修曾开玩笑说，我在历史上可能修过好几世），比如，情比较淡，在精神和生活上都很独立，从未有过寂寞感或孤独感。因此也就没有结婚成家的愿望或欲望，连朋友都没谈过，喜欢独身生活的简单、清净。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清净，心性不到，也达不到那么清静的成度，况且旧势力哪肯如此罢休！它们给我强加了色和欲的东西，虽然并不像有些同修遭遇的东西那么强烈，但是很顽固，而且它们用变异的败物对我进行污染，就使得突破的难度显的更大了。这种色欲的干扰，尤其是现在人世间变异败物的污染，我在修炼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看来旧势力早就定好了要让那些东西在我的身体和意识里根深蒂固，并逐渐加强，让我难以摆脱。是啊，没有法的指引和净化，要想摆脱，谈何容易！

有些人心（比如怕心）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被触及，而色欲心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发作”，来势凶猛的时候，会把人给控制的神魂颠倒。常人社会败坏到了可怕的地

火柴棍若用劲大了可折呀，他却用火柴棍把牙一拨拉下来了。”当时我背的还不是太准确。刚背完我的手就不自觉的伸到嘴里，轻轻一拨，那个坏牙就连根拔下来了，那么长的牙根，连一点血丝都没有。我当时都喊出来了，时值半夜，我就用卫生纸把坏牙包住，压在床底下。早上起床，我给的下床包夹看，她惊讶极了，拿着牙，报告管教说我半夜自己拔出这么长的牙，都没有留一点血。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拔的，大法的神奇超常，让常人也见识到了。我心中的感激呀，无以言表。

2002年我从劳教所刚回到家，因为我没有“转化”，邪恶就盯上我了，想把我送到洗脑班。那时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因我的非法关押，身心受到很大刺激，情绪焦虑病倒了。我回家后一直在娘家侍奉老母亲。一天，我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我单位保卫处、我丈夫单位保卫科、区“610”等一下子来我娘家11个人，要把我带走。当时我哥、丈夫、兄弟都在母亲家，他们一看那么庞大的阵势，还有好几辆警车，吓坏了，我让我哥、丈夫他们进到母亲房间里，我一人在客厅沙发上，盘腿坐着，立掌发正念。他们一圈人围着我，没敢动我。不一会儿，一个人说头疼出去了；又一个人弯着腰捂着肚子出去了；一个一个都溜出去了。剩下的那个头对我说：“你家煤气漏气了，我头疼死，算了，看你妈老了不让你去了。”灰溜溜的带一帮人走了。从那以后，我体会到了发正念的威力，我的家人也知道了发正念的神奇作用，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到发正念的四个整点，家人都会提醒我：该发正念了。

还有一次，我推着自行车给一位同修送资料。那是晚上八点多钟，在她居住的小区里转悠来转悠去，就是找不着她家的门，我心里想，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经常玩耍的地方，娘家就隔着一路，对门，我怎么就找不到呢？固执的找呀找，忽然我从两个楼之间走到外边的一个小路上，看着陌生的路和两边的房屋，我迷糊了，这是那里，我怎么不认识呀？走啊走啊，看见熟悉的广告牌，到我娘家大门口了！我不知怎么回

事，想着我既然已到家了，改天再送吧，回家。后来才得知那天晚上，那位同修被邪恶非法绑架了，是师父保护了我，是师父保护了珍贵的大法资料！

2005年邪恶把我送到看守所，一量血压190，看守所拒收。他们又把我送到安康医院（公安精神病院），进行迫害。我当时就记着师父说过的一句话：“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法轮大法 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坚决不配合，他们把我关在那里不闻不问，我想绝食抗争。在非法关押两个多月后，我开始了绝食，他们给我插管、打点滴，我拔管拔针，医院的警察天天来做工作，他们说他们的，我心里就背师父在《洪吟二》里的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一遍又一遍地背，只要能坐起来，我就立掌发正念。腊月二十五日，他们又把我送到看守所，非法判我13个月劳教。我告诉劳教所的管教：我已经绝食30多天，还要继续。劳教所坚决不收，把我送回精神病院。那时我心里坚定一念：你们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师父一定会救我回去的。心情平静，意志坚定。腊月二十八日（那年没有三十）丈夫接我回家了。师父的佛恩浩荡，弟子将永世难忘。

我修炼二十多年了，风风雨雨，坎坎磕磕的，在大法的指引下，在师父的慈悲护佑下走到了今天，一路上发生过很多神奇的事和意想不到结果，让我一次次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只要弟子正念足，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能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心性，听师父的话，真正的做好“三件事”，才能在修炼的路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大法弟子。自己很惭愧，也很愚钝，有时明白师父的点化，有时不明白，学法修心都不扎实，一次次跌倒再爬起，还有不少执著心没有修去，心性提高的很慢，可以说还没有学会真正的修炼。我为此很焦虑，觉得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枉费师父的慈悲苦度。

16届法会开始了，我想和同修共同交流提高，师父在欧洲

等等。D是指那些既不紧急也不重要的事情，比如看电视，看电影，打游戏等等常人的娱乐。

主持人要求每个人按照特定的试题进行测试后加分在一个坐标上画出圆弧，可直观的看到你在每一类别的事情上花费的时间比例，我一边画一边看身边的同事的结果，发现大多数时间都是花在了A和B上边，我慌忙的计算好自己的结果然后画出来，结果让我震惊了，我发现自己画出的最大的圆弧居然是在D区，不禁汗颜，羞愧难当，常人没有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休闲娱乐上，我居然不知不觉的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还为自己找理由，自以为修炼人也是需要偶尔放松一下的，毕竟还有人心在嘛，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借口让自己越走越远，滑到了危险的边缘，等于没有“真修”。在这么珍贵的时刻浪费时间，将来自己该有多么痛悔啊！

培训中还讲到，以终为始，要事第一的原则，我感到这场培训似乎就是在点悟我，要珍惜自己的缘分，珍惜自己的大法弟子称号，不要再荒废时间，不要再那么强烈的执著人世间的东西，勇猛精進，法轮大法才是我们生命中第一重要的事情！

最后以师父的一首诗《寻》（《洪吟》三）与同修共勉。

寻

迷迷尘世路
尽把苦难布
来前本是天上王
寻
为法来世间
要精進
别误登归步

“洗净”（五）——回首修炼路

天真
清除色欲

著不去或不够彻底的在一思一念中达到更高要求，对金钱利益的严重执著而耽误了做好三件事，对大法的坚信不够而在病业中徘徊甚至离世而导致影响了众生对大法的正信？！……

师父的无量慈悲可以包容弟子们的一切过错，师父是宇宙之主。可是法是有标准的，层层护法神，层层高级生命对大法弟子的表现是要看的，旧势力是要抓把柄的。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对时间的执著造成了二零零八年之前或许能够结束的正法而至今不能结束？而且前后还产生了种种兴奋、等待、怀疑、埋怨、不敬、不信等等？目前为止还有多少学员（主要是年头多的）一再在色欲上犯戒？这和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那四十天中的表现有什么不同？上帝的慈悲与智慧留下了符合标准的人到达圣地，而师父现在却是用巨大的承受为不争气的弟子们赢得机会和时间，还在给未得救的众生机会，一再一再延长着。

我一时感触很深，也很多，有许多让人遗憾的例子，有许多正在发生的例子，不一一例举，只把个人感受写出来，望能给自己和一些学员提个醒吧。

时间都去哪了

晓风

最近参加了一次公司培训，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利用工具检测自己的时间都用在哪些事情上，把你生活中工作中所有的事情分为四类，A 重要且紧急的，B 重要而不紧急的，C 紧急不重要的，D 不紧急不重要的。

A 是指那些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立刻去处理的事情，往往是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B 是指对我们的生命而言看起来似乎并不十分急迫，但是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事情，比如信仰，提高心性，精進正道，修心断欲等等，当然在真正修炼人眼中其实这些也是很急迫的，因为时间有限！C 是指事情紧急，但是并不重要的事情，比如接听他人的电话，回复别人的邮件

法会的贺词里说：“有没做好的，现在还没结束，那就做好你们该做的！”从九六年开始走入大法修炼，我对大法坚定的心一直没有改变。“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 无存）。师父的教导永远铭记在心上，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做好我们该做的！

修炼体悟

警惕邪党风格的绘画

A. H.

随着正法洪势的不断推进，常人空间里的一切都处于逐步归正的过程中。在音乐、舞蹈、舞台艺术等方面，这些年因为神韵演出的完美展现，不仅使巨大的观众群体得到了归正和救度，还让人直观的了解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神传艺术。在音乐舞蹈等方面，师父前不久在明慧网发表的《飞天大学中国古典舞教学讲法》，使大法弟子们对于这类艺术的认识飞速升华。由于艺术并不仅仅只体现在音乐方面，我感到，为了跟上现在的正法进程，我们对于美术方面的提升与归正也刻不容缓。

师父在《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教导过我们：“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就都变了，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

在美术方面，我悟到，如果大法弟子艺术家们都能在美术中按照大法的要求归正、完善自身，那么全世界在这一方面也就能被逐渐归正了。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美术中纯粹的学术问题，还关联着其他方面，其中也包括恶党因素的迫害。

这里以中国美术专业的大法弟子所面对的问题举个例子：大家一般都知道印象派、抽象派等乱画的那些魔性的东西是不

好的、不合法的，同时由于中国美术教育的特点，中国美术专业的学生和画家的美术基本功又比较好，所以更能画出一些画的比较像的作品出来。不少人以为这就是“写实”，就没问题了。但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发现，中国有很大比例的美术工作者，包括部分学员，很容易忽视在他们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邪党风格技巧手法的问题，因为这是处于中国的美术环境氛围中很难发现的情况。

但这一点一旦离开中国的美术环境就很容易被察觉到。据我所知，有些西方常人中的艺评家或美术圈里的内行即使不看作者姓名与作品来源也能轻易分辨出一幅油画、水粉或素描作品是否出自于中国画家之手。西方常人不懂“党文化”的说法，所以西方美术圈把那些作品的风格称为“中国大陆品味”。

这种“中国大陆品味”其实是来源于共产苏联时期的绘画风格，所以西方美术界无论是搞传统美术的还是搞变异现代派的对此都不欣赏。

西方传统绘画鉴赏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一幅画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传承。举个例子，比如一幅简单的人物肖像，如果有人用传统威尼斯画派的技法画这幅画，一个有素的鉴赏者会联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热情与辉煌；如果有人用传统北方画派的技法画这幅画，鉴赏者会联想到宗教改革时期的虔诚与那时的哲学思潮。但当有人用中国大陆的技法画这幅画时，鉴赏者就会联想到共产主义与迫害民众。要知道，共产苏联在 30 年代对艺术家的迫害中以国家的名义，在鼓励群众检举揭发的气氛下，流放和劳改了大量不符合共产邪恶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艺术家。随后臭名昭彰的“大清洗”运动更是用枪决的办法消灭了一切不属于共产邪教模式的艺术。西方美术界对此深恶痛绝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作品展现出了非凡的基本功，但却无法得到承认与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一个常年泡在传统绘画中的人，针对一幅作品，往往一眼就能看到作者走的是哪条

惊：四十天路走了四十年！

大法弟子

—真实历史看今天修炼

看新唐人的评论节目，知道了历史上关于摩西引领以色列民众出埃及时的的一个故事。梗概是摩西奉上帝之命拯救以色列民众走出埃及，期间在全民面前大显神迹，不过原本四十天就可到达神给人安置的美好去处，最终却走了四十年。原因令今天修炼的我大为惊恐！就是出走过程中，以色列人出现了对神的埋怨、不信，还犯下淫乱等重罪。这使上帝大为震怒，让他们经过四十年才到达原来指定的美好去处。而在这四十年的过程中，那些做出不当言行的人一一死去。

因为对这段历史所知甚少，所以查阅了一点资料，结果所有资料都明确记载此事，并说明原因，上帝用四十年时间淘汰那些不合格到达圣地的生命。也就是说最终能到达圣地的生命都是够那个标准的。神救赎了受苦的以色列民，使出十大神迹展现给人看，即便这样人还能在过程中干出淫乱和不敬神、不信神的恶事，神依然慈悲，没有把罪迁怒所有人，而是智慧的增加了、延长了时间和路程淘汰了不合格的人，让够标准的人到达圣地。我之所以惊恐，是因为身为修炼大法二十年的老弟子的我，一下子联想到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期间邪党没有倒台时，许多同修对师父讲法产生疑问的事，联想到自己和同修们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中对师父和大法不够严肃和尊敬的事，更联想到正法延续到今天迟迟没有结束的事……

在大法蒙冤近二十年的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正法迟迟不结束是师父慈悲，用巨大的承受为弟子和众生延长时间得到救度；我们也知道是弟子们做的不够，而导致师父要的最终圆满弟子人数不够；我们还知道是弟子们做的不足，而导致师父要的最终得救的众生的人数不够；我们又知道在过程中，在漫长的艰苦的承受中我们有对时间的执著，对早点结束的期盼……但是我们有没有仔细的想过我们有多少时候对色欲的执

因，周围不少同修也帮他发正念，该同修三件事一直很主动，看不出有什么漏。有一天，他的妻子上街买菜时跟邻居说：“我老公说我不旺夫，我也没招惹他呀？咋就不旺夫了？”“旺夫”是我们当地老辈子人的说词，意思是妻子属相反冲会克夫。这句话被一个同修听到了，马上跟病业症状的同修交流，说：“不旺夫是常人看重的，大法弟子能信这个吗？如果你认为不旺夫，那旧势力就让你不旺夫，让你什么都不旺，让你身体越来越虚弱，越来越不行，直线往死亡那去，修炼不就是改变观念吗？打碎这个念头？！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求师父做主！”

病业中同修也清醒了，马上发正念否定这种认识，身体越来越好，能吃饭了，有精神了，也逐渐胖起来了。

还有个同修，也是三件事很精进，但突然身体出现虚弱状态，心跳厉害、失眠、吃不下饭，好多天都这样。同修心里着急，不知问题出在哪？大家跟他交流时，也没找到什么原因。有一天，他跟同修说：“到最后了，每个人身上业力的消减也是到最后了，我得赶紧消，承受越多，身上业力就越少，消完了，身体也就干净了，才能转化成神体状态。”

在场的同修说：“大法没让我们这么修呀？消业？你承受的起吗？大法修炼不是以消业为主，是以提高心性和救人为本，你这个想法是旧宇宙神度人的路子，也是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千万别这么想，不在法上，这不是正念。”

同修改变了认识，身体状态有所好转，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起码这个认识是不对的。

有个同修曾被车撞过，由于正念足，啥事没有。可是后来，他找被撞的原因？发现之前，他曾经看到网上一篇文章，文中说：有个同修被车撞了，当时如何正念足啥事没有。在看这篇文章时同修想：“我要是被车撞了，也能做到那样。”就是这一念，才招来了祸。

这些事情看似正念，其实不是正念，要警惕和清除。

有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批评指正。

路，鉴赏者很容易就能说出这幅画是荷兰画派的味道还是西班牙的风格，这就是行家们常说的“画味”。这些画味的产生是那一画派技法与风格的直接产物。换句话说，如果不采用那派所特有的处理手法，比如他们惯用的构图、光照、色彩、材料、技法去画，画出来的形体就算分毫不差也难以画出他们那种独特的味道来。所以说虽然传统画法确实讲究要画的真实，但光具备造型能力并不意味着回归传统。说白了，把人画的像人、树画的像树也不一定就是传统。而中国的艺术家们由于受到很多邪党系统安排的东西的影响，往往以为共产主义绘画风格的味道才是“画味”。

大多数学画者往往习惯于把自己的热情与精力倾注在如何画好画上，对于一些学术理论上的东西可能不太感兴趣；而今天中国的现代社会里教画画的老师也不会对学生说他教的是共产邪灵风格的绘画。其实在美术史上有一个颇具政治色彩的名称叫作“Socialist realism”，中国有翻译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也有翻译成“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它是苏联时期就定下来的一整套为苏共邪党奴役民众洗脑宣传的东西所形成的文学和艺术风格，后来被中共邪党继承与发展。在美术上，从初学者起步学习拿铅笔画素描开始一直到成为职业美术家都有着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的贯穿。在中共建政后中国的美术院校教育系统搞的就是这个。我曾在一篇《揭秘美术基本功训练的 背后》的文章里详细谈到过这一点：
<https://www.zhengjian.org/node/241095>

在苏联共产邪党推崇的一些所谓“大师级”的画家中，不少也是画的比较像的。比如斯大林很欣赏的盖拉西莫夫（Aleksandr Gerasimov，斯大林奖章获得者）、布罗斯基（Isaak Brodsky，列宁勋章获得者）等几个艺术家，他们的笔触和用色风格与今天许多中国具象画家的都很类似，其作品背后堆积了多少共产邪灵可想而知。然而可惜的是，在部分学员的作品中也能看到这类笔法与用色的影子——这也好理解，毕

竟，美术专业的学员大多数也都是在中国的邪党环境下起步学习美术的。

毫无疑问，大法弟子们证实法的精神是十分伟大的，而在一些具体的创作环节上如果能彻底否定共产邪灵的干扰就更为完美了。只是由于中国充斥着邪灵的艺术环境与邪党闭关锁国造成中国人视野上的局限，很多人难以意识到；也有很多人字面上意识到了，但在具体的练习和创作中还是难以彻底否定和抛弃从小学画时中国美术老师灌输的观念。“宁方勿圆”、“宁脏勿净”、“分块面”、“摆笔触”、“灰调子”、“结构画法”等中国美术圈里流行追求的绘画风格其实都是邪党在美术上的因素导致的，是变异的产物，必须要去除的。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去掉了，还怎么画？是啊，一旦失去那些因素，作品很容易显得软绵绵的，没味道，有些专业人士还会觉的像外行画的——这就是中共邪恶的地方，让你感觉缺了它就不行。因为失去了那些味道其实就是摒弃了中共美术风格化的部分，因此就失去了它那种艺术风格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如果把一个没有风格的东西与一个很有风格的东西相比较，有风格的东西自然会显的更“有型”，即使那种风格是魔性的。

但是不要慌张。自古讲究“不破不立”——要想学习正统的艺术，不破除邪党的艺术是不行的。这不是“自废武功”，而是“破而后立”。其实对比一下欧洲古典传统大师们的作品就能看到，哪怕是中国学生们画素描起稿时处处都用锋利的直线切出形体都是共产国家特有的模式，在那些古代艺术大师的素描中根本看不到这种尖锐的轮廓线与扎眼的“结构线”。其实就连那种握指挥棒式的拿铅笔姿势都不应该成为一种固定的规矩。

从历史上看，共产邪灵系统的利用了末法时期人类欲望中那种标新立异的执著，导致艺术和审美标准的改变以及对神传美术的全方位背离。在西方，邪灵魔乱、摧毁了原有的传统标准，建立了现代派的变异审美标准。表面上宣传的是艺术形式

同的作品中表达的可能是神性的、或者魔性的、亦或是人性的，甚至于一些不知所以的东西。而这些内在的东西由于同类因素物质场的沟通，便能让作品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连接神界或通向地狱。连接通过形式而发生作用，构图、造型、主题等因素把这种连接传达给观者，形成“观者——作品——神、人、魔因素”三者的沟通，在不同的时空引发效果。这就是艺术品的承载作用。优秀高尚的作品同化正的能量场，能带来神的加持；反之则堕向魔道。在艺术创作中不只需要优秀的技艺，作者的心性、状态也会直接展现在作品中，带来直观的体现。而对于今天的大法弟子艺术家而言，在创作中彻底摒除邪党因素，则更能在艺术上走向纯真、纯善、纯美的高度，在救度众生中起到更为完美的正面作用。

看似很正的念其实是漏

大陆大法弟子

看到同修被病业迫害严重，把看到的原因写出来与大家交流。

有个同修很精进，可突然出现病业状态：便血，肛门疼痛，有时走路都困难，半年多了也不好。后来他找到了自己哪里有漏，症状有所缓解，可是还没彻底好，便血症状偶尔还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次我跟他交流时，他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以前我犯过色欲上的事，太丢人了，我想，身体上承受点就承受点吧？谁让我不争气了？”我说：“你病业症状没去根的原因就在这，表面上看，你这么想听对的，好像是正念，其实师父没让我们这样做，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多救人。

旧势力才这样想的，它们迫害的套路是：只要你有漏，不是让你出现病业状态，就是把你绑架进去。你这样想不是在求吗？”

同修明白后，马上发正念清除自己不正当念头，很快症状又减少了。

有个同修消瘦，身体虚弱，跟病秧子似的，一直找不到原

划，笔触粗糙，须知这就是在欺骗自己。”新古典主义代表画家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也同样主张下笔不留斧凿之痕，并留下了相关的文献记载。他在教学时曾讲过：“要在你们创作的作品上看不出你们在运用技巧时表现轻松感的痕迹。最好在你们的画上只看到成果，而看不出你们所采取的表现手段。”

对于造型的表达，他说：“要得到优美的形，应尽量避免用方形的或带棱角的轮廓，必须使形体圆润，并且要防止形体结构内部的细节跳出来。”这种“宁圆勿方”的观点很接近于中国古代的道德思想——中国古人认为天与地有不同的道德侧重点，地上的事物在阴阳中讲究柔顺与协调，即要有顺天而行的地德。因为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人都是神造的，画出的图像只有符合自然与神传文化才能走向天人合一，回归到神圣艺术天体的循环系统中去。这里完全没有邪党美术中主张的那些破坏这种“柔顺”之德的“宁方勿圆”、“分块面”、“强调结构”等变异的東西。

其实，在今天的社会，由于艺术界变异美学环境的污染，现在的美术学者与专业人士绝大部分（包括一些美学观念还没有完全归正的学员）都不具备一眼就能看出作品好坏与问题的感性能力（即无需做任何分析，瞬间就能看出来或品味出来）。而对于美术专业的大法弟子而言，这种能力是极其重要的。这种能力只能通过日积月累的浸泡在传统艺术作品中，尽最大可能杜绝接触一切现代“艺术”和共产“艺术”才能逐渐获得，使之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这是被污染了的人无论学多少理论、怎么理性分析都难以做到的。所以只能尽量避开不好的东西才能慢慢达到。

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写了。本文只是侧重在有限的几点问题上浅显的谈了一下，我们的“写实”不同于常人说的那种“写实”，这也是我们在海外美术组会议上时常探讨的一些问题。形式与连接，这是艺术的两大因素。形式包括作品本身的造型、表现方式等东西，通过它们去表达某种内容、思想，不

的“解放”和“自由”，讲究艺术创作要随心所欲，但实际上圈内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没有标准了，而是要求达到现代派定义的某些味道。假设一个人真的随便创作，但却达不到现代派要求的那种变异的感觉时，现代艺术圈仍然会说你这个创作水平不够。也就是说，所谓的“自由”并不是没有标准了，而是改为了现代派的变异标准。从印象派开始，表现主义、野兽派、达达主义、抽象派等等现代乱画潮流层出不穷，追求的是阴暗、颓废、堕落、暴力、色情、邪恶。现代派创作的三大主题——性、暴力、颓废，把人完全带入魔性之中，这些在西方社会大行其事的所谓“艺术”就是邪灵为了搞垮西方，毁灭人类而下的剧毒。对于学员而言，这些东西比较容易辨别。

而共产邪灵在美术上往东方的延伸方式，则显得相对隐晦。因为邪灵附体的政权主要将在东边，它也知道，只有画的像才方便宣传邪恶的无神论共产政治与洗脑奴役民众，所以共产邪灵从巴黎公社开始就以现实主义（Realism）画派为标准随着邪灵政治的蔓延而推广。当时巴黎公社代表画家库尔贝（Gustave Courbet）当选为“公社委员”以及激进艺术家组织“艺术家联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库尔贝否认人类是神创造的，而且着意表现邪恶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他的“名言”是：“我不会画天使或者神，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虽然现实主义也是具象的表现方式，但却以“表现现实”的名义，着重表现丑恶的东西，败坏人的道德。由于是为了表达丑恶，因此现实主义技法中的笔法、色彩特点等因素也都是为此而设计的，完全不同于古代大师们描绘神或圣徒时使用的圆润、光洁、不留斧凿之痕的下笔与用色特点。这些古代大师的正面特色在后来的邪恶共产国家美术中被以“批判”的名义摒弃了。其实共产邪灵所谓“批判地继承”这一说法就是在不承认神传精神与传统精华的原则下，利用一些改变过的传统手法（比如要求具有共产味道的那种画的像）来达到政治洗脑宣

传、让邪灵控制人体的目的地。同时，那些作品中也不再表现神——因为遗忘才是彻底消灭的最好办法。

中国建立在邪党文化基础之上的美术技法大多都来源于 50 年代苏联的技术引进，比如盖拉西莫夫（Aleksandr Gerasimov）、马可西莫夫（Konstantin Mefodyevich Maximov）以及契斯恰科夫（Pavel Chistyakov）等人的技法风格与教学体系，然后再一代代在各大美院传给今天的学生。由于历史隔了几代人，加上现代中国社会与西方自由社会也开始有了艺术交流，人们就容易混淆一些事情，还以为艺术本就是这样的。比如今天很多人以为块状处理人物肌肉以及强调面部肌肉结构达到坚实质感的那种处理手法是源于画石膏像的传统。其实不然。西方较早时期训练美术学徒并不要求画素描雕塑或石膏头像，后来大多是从 18 世纪开始要求画一些古希腊出土的雕塑或以此为原型制成的石膏，目的地是学习古典造型风格，找寻古代正统的艺术感，而不是为了训练绘画技术。所以中国很多绘画作品中对于肌肉结构的过分强调，素描中把大量本该圆润处理的地方转化为方形和块面，色彩画里摆出清晰的块状笔触，其实都是来自于为了彰显“共产革命力量感”的宣传画时代。因此，在做学习、研究时，所有包含共产邪灵因素的作品都要尽量避免。

如果要学习，就请尽量研究西方文艺复兴及其后两百年的作品，看多了就能逐渐找到正统的感觉。不要让共产邪灵所宣扬的诸如与那些大师们“国情不同”、“时代不同”之类的借口阻挡了我们走向传统的路。要知道，我们所说的“写实”，与邪灵所利用的“现实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典绘画更注重理念上的“真实”，也是一种概括，并且涉及画家的心境、修为和经验，所以也不会和现实中的一切完全一样。因为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却应该高于生活，才能给人以正的引导。我们都知道，如果总看坏的东西，那坏的东西就看进身体里去了，而只有看好的东西才能不被污染。

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说：“因为有先前的东

西可以学习、比较，所以成熟的很快，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以后，达-芬奇与那些艺术家的出现，其实也是神有意叫他们引领人走向艺术的成熟、告诉人怎么样去完成作品，所以当时他们的作品对人类的影响很大。”

我理解到，以那些传统的技法为基础去完成作品才是正途，而不能被各类现代变异的作画方法所影响。具体说来，在用色方面，古典油画的颜色往往是根据传统的观察方式与经验的积累，最后通过色层和罩染技法综合得到的光学效果。上面师父经文中提到的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在他为后世留下的手稿里解释罩染技法的原理时谈到：“将透明色叠置于另一种颜色上面，颜色就会变化，合成为一种与原来组成它的简单色都不相同的混合色彩。若想使某种颜色悦目，我指的是透明色，应首先给它准备最纯白的底色。”

在欣赏运用多层罩染技法完成的古典油画时，会发现许多颜色微妙丰富到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比如很多古典大师作品里人物皮肤上半明半暗的部分经常感觉又像偏红，再一看又好像偏绿。其实是因为那里既有透明的绿色层，又有红色层在里面，结合另外一些透明色层综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光学效果就是那种说不出的微妙而又丰富的色彩感觉。今天有些美术学院里要求学生调颜料时不要在调色板上混合均匀了，让每一个笔触都能带上不均匀的不同颜色，就是想要模仿出这种丰富的色彩感，其实它是印象派的分色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且不谈这种混色方式在色层稳定性上带来的隐患，单看画出来的效果则是那种在中国和前苏联盛行的碎色块式的画风。这是用现代技法模仿不出来的，因为拥有“来自内部的光”的晶莹剔透的多层光学色彩与直接在调色板上混合出来的不透明颜料色在质地上的区别实在是太大了。

在用笔方面，达-芬奇认为：“应当留心使你的明暗融和起来，象烟雾一般分不出笔触和边界。”他还举例告诫道：“你们画家若以技法之故，在描绘近距离的头像时，用了重笔挥